

把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守六

勤求

把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術其法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今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偽

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悲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一作瑤花未碧儼霜雪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慮悲夫可為慨歎者也凌駝飛龍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勿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歎樂至廢重蒙感老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晷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而咄嗟滅盡哀憂昏老六七千日耳顧躬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

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論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為破律應然者也今察諸有此說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操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蟻壤之根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吐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遠俗情之不蕩重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違之者恆病晚而

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
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
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管長生之事長生
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
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
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
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
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
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
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
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
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
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
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
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天子全姪
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
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把
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
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

節一作折連方轉元功聘銳絕域也徒以一
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
能說死令之餘言可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
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
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耽迷從來至要章可
得乎夫學者之恭聽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
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
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
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
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
所索欲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息慢已出若值
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
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
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
了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
叔本之客于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
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
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
要方遂復仙去矣夫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
後稟氣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此

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燭年命已洞頹矣
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
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
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高文辨修
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
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
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般
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于言容萬極帛諸
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誠之言不肯善為
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其具之訣或但口
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
久累動歷試者不能得也雖根弟子皆各隨
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
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
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耳或但
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
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
之事者為無一也而管見之屬為仙法當具
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
夫養生制在大藥耳非祠禱之所定也昔秦

漢三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幣億萬了無所益況於死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餽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誦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求明師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禁而道燕雖良馬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欲不能實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詭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為強嘴囁倪仰抑揚若所知實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

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項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為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水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儻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自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遊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為共吹揚增長妖妄為彼巧偽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察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待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輩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偏也但悟有志者苟念耳世人多逐聲聲勢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

異便載馳競逐赴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伺之龍求于天之木漣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為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為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為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應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已者急爾守窮面牆而立又不但拱然而已乃復增息於實有道者而誇毀之恐披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為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况於道士尤

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微然函智聰問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鍾振物鍾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中六而尊賢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眾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為刀鋒以毀譽為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救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藝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靈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借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為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今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

士之人強以不知為知以無有為有虛自街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於遠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為此言誠有為而與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慙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中六吾何為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朕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平命也尚羞行請求取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諭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憂勞雖曰不愚吾

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多矚而保規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慙憂耳若誠知之而刑刺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為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藪羞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真怪其不畏貴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動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并引縷愈於遂沒但惜美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中六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措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却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養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

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
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
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
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
可播種得甚炳然豈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
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雜應

守七

或曰敢問斷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
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人正可息者糧之費
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
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水及餌黃精又
禹餘糧九日再服三日今人多氣力堪負糖
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
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飢耳
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
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
愚食肉者多力而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
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
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
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
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
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
大益又止人中斷肉開肥鮮之氣皆不能不
有欲之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樓岫處者
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

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
十九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木亦可
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
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
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
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
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
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不食陳子叙共守事
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
實之屬十許種搗為散先服三寸七乃吞石
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
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
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明丹
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更石柔而可食
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
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
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
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
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為須
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